

七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

~~校主~~ 陈嘉庚 (暂名)

征求意见稿

编剧：郭玉聪

2

福建电视台
浙江电视台印
厦门大学陈嘉庚研究室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

叙事人浑厚而深沉的画外音：“陈嘉庚终于出洋了。孙氏似乎在陈嘉庚的足迹上，看到了陈嘉庚的未来。她相信儿子会走出一条路来，母亲是深知儿子的。”

孙氏站在 国姓寨附近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。她身边的相思树，郁郁葱葱。透过相思树荫，我们可以看到：海滩上的一行脚印，蜿蜒伸展着。淡入字幕：一八九一年。它占据画面的中心。画面的下端是：

第二集 路从何处走

朝阳把金黄色的光辉洒向集美海滩。陈嘉庚慢慢地走在海滩上。依依不舍地回首远眺国姓寨。

国姓寨和孙氏在朝晖中的剪影。

沙滩上，拉下了陈嘉庚长长的身影，刻下了他前后几乎和贴的脚印。

厦门港，白天。

海港中，停泊着就要驶往新加坡的客轮。客轮上飘扬着米字旗。

一艘渡船靠上客轮。客轮上，男男女女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有的扛着行李，有的扶老携幼。

陈嘉庚提着两个皮箱，随着人流，踏上船梯。

一个倨傲的英国警长站在船舷上，轻蔑地注视着人群。

陈嘉庚突然亲切地喊道：“阿秀！”

走在他前头的阿秀和阿财母回过头来。

阿秀欣喜地：“嘉庚哥，我们找找阿哥去。你也去新加坡？”

陈嘉庚：“噢，阿财有消息了。你们是怎么来的，怎么不打个招呼？”

阿财母：“我们……”

后面的乘客挤过来。水客顺势一拉，把她们拉进底舱。

3

客轮的底舱，内景，白天。

阿财母、阿秀和水客随着混乱的人群，进入底舱。

阿财母唠唠叨叨地：“水客叔，多亏你了，到了新加坡，要是能找到阿财……”

水客狡猾地：“阿财在新加坡发大财了，你就要享清福了，阿秀就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了。”

阿秀将信将疑，心神不定。

4

大海上，清晨。

海天一色。轮船在大海中行驶。

陈嘉庚站在甲板上，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远方。海风裹紧了他的衣衫，使人感到轮船正在快速地行驶。

海鸥在彩云间翱翔。

陈嘉庚双眉紧锁。他耳畔回响着各种音响：械斗的呐喊，瘟病者的呻吟，人声的喧哗，英国警长的吆喝……这一切与大海的波涛声，形成了对陈嘉庚的冲击力。

陈嘉庚希冀着。

画外回荡着叙事人浑厚的男中音：“集美又名尽尾。走出尽尾的小天地，才知道大千世界。世界虽大，似乎并不美好。新加坡到底怎么样呢？新加坡是个陌生的地方，也是陈嘉庚心中的希望！”

5

轮船底舱里，白天。

昏暗的电灯下，乘客们或躺着、或坐着，横七竖八。行李同杂物堆在一旁，杂乱无章。

一位老者打开他携带的麻袋。他两颊凹陷，胡须和头发似乎未曾修剪过，乱蓬蓬的，两眼却闪烁着精明的光辉。蓦地，从他的麻袋里跳出一只老鼠。老鼠肆无忌惮地穿过底舱。

乘客们一阵骚动，七嘴八舌地：

“快抓住，别让红毛看到！”

“年年带来鼠疫，打死它！”

老鼠一窜，跳到阿秀身上。

阿秀一声惊叫，慌成一团。

阿财母赶走老鼠，把阿秀搂在怀里，揉着她的胸脯。

水客手持印泥和两张卖身契，笑咪咪地走近母女俩：“船费我为你们垫上了，你们——”他比了一个吃饭的动作，“也包在我身上。”他把卖身契送到阿秀跟前，“来，盖手印，这是一正一副两张借契”。

老者警觉地盯着水客。

惊魂初定的阿秀正要盖手印，目光同老者的目光相遇，不由得她脸上布满了疑云，迟疑着不肯盖手印。

阿财母恳切地对水客：“我们是亮眼瞎子，你可是知书达理的先生……”

水客：“我为你们跑断了脚筋，还会骗你们？”

阿秀悄悄地拉了拉母亲的衣角，央求地：“阿母，到了新加坡，我要出大力，什么事我都能做，什么活我都能干……”

阿财母把衣角扯回来，苦笑道：“傻丫头，水客叔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我们的船费，他已经为我们垫上了。”

阿秀无奈，只得在卖身契上盖手印。

水客递给阿秀一张卖身契：“这是副本。”

阿秀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两眼灼灼发光。她赌气地夺过那张卖身契。

水客一怔，然后得意地笑着走了。

阿秀忧心忡忡地盯着手中的卖身契副本。

卖身契特写：“立约者，同安县集美人，姓名陈阿秀，今愿往荷属苏门答腊，或开垦荒地，或种植烟田，或做杂工，俱各听从东

家使唤，不敢违逆。现先向东家借出番银六元，立约往后以逐月工资还清……”

阿秀采到老者跟前，捧上卖身契。

阿财母恳求道：“老阿哥，真不好意思……能不能帮我们看看？”

老者颓然地：“坐底舱的人，大都是睁眼瞎。不过，听说常有水客骗人去卖身……怎么，你们跟他是亲戚？”

阿秀紧张地：“不是！”

老者惋惜地：“糟了……哎，这个世道！”

轮船的汽笛高鸣，阿秀木然不动。

6

轮船上，傍晚。

天空一碧如洗。夕阳把西天的云彩染得五彩缤纷。陈嘉庚站在甲板上，凝神望着远方。他的身躯镌刻在天幕上——这是一尊剪影的雕塑。

远方，新加坡外的棋樟山的黑点越来越大。

陈嘉庚出神地望着棋樟山，猛然回首，喃喃地：“啊，集美，远了，很远了……什么时候再回集美哟！”

7

轮船的一等舱里，白天。

豪华的一等舱里，一对荷兰夫妇着收拾衣物。

太太庆幸地：“谢天谢地，这批货总算快到新加坡了。”

丈夫不以为然地：“到新加坡时，常有人逃跑。”他略一思索：“对了，我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。”

8

轮船的底舱里，傍晚。

一道强光，穿过底舱的圆舷窗直射而下。舱里灰尘飞扬。

窗口边，汇集着一群旅客，叽叽喳喳地：

“这是 棋樟山。”

“怎么？船要靠码头了？”

“洋人又要玩鬼记戏了。”

9

轮船驾驶室，傍晚。

英国船长在扩音喇叭前理直气壮地宣布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劳工朋友们：中国一向流行瘟疫，为杜绝瘟疫传染，中国乘客必须上棋樟山检疫，熏硫磺……”

10

棋樟山，傍晚。

两个“孟加里”站在轮船舱口，手执皮鞭，高声吆喝着。

轮船底舱的乘客，象一桶垃圾般地被抛出来。

孟加里象点货物一样把男女分开。人群骚动着，吆喝声、咒骂声震耳欲聋。

阿财母和阿秀夹杂在人群中上山来，来至一排木屋前面。

孟加里喊道：“进屋去，把衣服都脱光，要熏硫磺！”

阿秀惊呆了。刹那间，天旋地转，她身子一软，瘫到母亲怀里。

阿财母呼天抢地：“罪孽呀！”

在甲板上远眺阿财母和阿秀的陈嘉庚，以为阿秀昏了过去，连忙下船梯，向她们奔过去。

英国警长拦住陈嘉庚，冷笑道：“先生，你不是底舱的乘客，请你等下一批检疫。”

阿秀看到陈嘉庚，也向他奔过来：“嘉庚哥——”检疫区铁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，把陈嘉庚关在外面，把她关在里面。

陈嘉庚：“阿秀，你——”

她那无法抑制的愤懑，交织着骤然涌上心头的绝望感，不由得声泪俱下：“我……看来我被水客卖了，我阿哥也不一定在新加坡，如今……”

一个孟加里冲过来，把阿秀拖回去。

陈嘉庚双手攥住铁门，越攥越紧。

木板房内，硫磺气体弥漫；房外排着一条等候检疫的长龙。他们脱去上衣，一个个瘦骨嶙峋，有的甚至污秽不堪。

1 2

棋樟山铁门外，白天。

陈嘉庚眼望着木板房外的景象，耳畔回响着英国船长的声音：“中国一向流行瘟疫，为杜绝瘟疫传染，中国乘客必须检疫、熏硫磺。”

陈嘉庚轻轻地叹息着。

1 3

棋樟山女检疫室，傍晚。

木板房内，硫磺气体弥漫，刺激得人们连连咳嗽。男检疫员强迫女乘客们脱衣服，吆喝声和咳嗽声响成一片。

突然一声惊叫，阿秀冲出房外。

一个孟加里向阿秀追过去，老鹰抓小鸡一般地抓住她。

阿秀苦苦求饶。

孟加里伸出毛茸茸的大手，托起她的下巴，凝视着她姣好的脸庞，突然：延下脸，把她抱起来。

阿秀挣扎着，猛地扬起右手，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。

孟加里冷笑一声，放下她，抓住她的右手，往背后扭去，撕开她的领口，哈哈大笑。

阿秀从怀里掏出剪刀，狠狠地向他手上刺去。乘孟加里松手时，挣脱他拼命奔跑。

孟加里负痛追赶。

两个男乘客聚拢过来，有意挡住孟加里的去路。

孟加里一手抓住一个男乘客的辫子，恶狠狠地拽过来拽过去。

两个乘客苦苦地挣扎着。

乘客们敢怒而不敢言。

那荷兰绅士神气十足地走上前去。

水客连忙跟上去，指着荷兰绅士对那两位乘客：“这就是你们的东家，还不快跪下。”

两位乘客只得下跪。

水客冷笑道：“你们可是自愿卖身的。从东家面前爬过去！”

两位乘客不太情愿地爬着。

荷兰绅士大怒：“给我好好地管教他们”。

孟加里们冲上来，向他们拳打脚踢。

14

铁门外，傍晚。

陈嘉庚闭上眼睛，仰天叹道：“哎，中国人！”

15

棋樟山悬崖，傍晚。

阿秀咬紧牙关奔跑着，喘息声如泣如诉。她穿过一丛丛棕榈树，脸被划得一道道血痕。

阿财母步履蹒跚地追着，呼叫着：“阿秀——”

到了海崖边的阿秀猛回头，却一眼看到水客向她追来。她两眼喷出火来，手指着水客，却说不出话。

阿财母见水客追到自己身边，扑倒在地，紧紧地抱住他的腿。

阿秀出神地看了看大海，从怀里掏出卖身契，仇恨地盯了一眼，用力撕碎。她一边撕，一边喃喃地：“阿母，女儿我……阿哥，你如果还在世上，要孝顺阿母。”

阿财母心急火燎地喊道：“你阿哥的——”

阿秀向阿母跪下去，从容地用剪刀剪下一络头发，把贴有阿财照片的卖身契拴在一株海枣上。

阿财母见状大惊，放开不断地打她的水客，站起来向阿秀猛冲过去。

阿秀泪流满脸，仰天大喊：“阿母保重，阿哥保重！”

铁栅杆外，陈嘉庚顺着铁栅杆，也向阿秀冲过去。

阿秀看到陈嘉庚向她奔来，擦去眼泪，理了理头发，恳切地：“嘉庚哥，我阿母拜托你了……”

水客跑在阿财母前面。眼看他就要抓到阿秀了，阿秀奋身一纵跳下了大海。一阵风吹来，她的卖身契碎片随风飘荡，缓缓落下，象大热天落下的雪花一样。

跟阿秀只隔着一道铁栅杆的陈嘉庚，猛烈的摇撼着铁栅杆。

新加坡保赤宫，白天。

保赤宫雄伟壮丽。门前的两尊石狮栩栩如生，威风凛凛。门正中楣上挂着“保赤宫”的匾额。门上有一付金色对联：保国雄威闻海内，赤诚施泽扬星邦。

陈杞柏和陈嘉庚佇立在官前。

陈嘉庚望着宫里，赞叹道：“陈氏宗祠的香火，在新加坡倒很兴旺。”

陈杞柏欣慰地瞥了一下陈嘉庚，目光又转向陈圣王殿上的香火。

圣王殿上，善男信女们熙熙攘攘。透过人群，我们可以看到：阿财母跪在神案前磕头祈祷：“……保佑杞柏，保佑嘉庚！”

人群里有人见陈杞柏从宫外走进来，崇敬地：“陈杞柏，保赤宫的总理！”

一位颇有讲究味的长者，拽拽在旁的年轻人：“陈杞柏是顺安米店的老板，以急公好义闻名。看，那块匾额就是陈杞柏等人立的。”

大殿旁的一块匾额。上面刻着“明德唯馨”四个大字，底下刻着陈杞柏等立匾人的名字。

年轻人不解地：“明德唯馨？”

长者：“古人曰：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明德就是美德。”

阿财母见陈杞柏走过来，眼里闪烁着感激的光辉。她直冲到陈杞柏父子跟前，感激零涕地：“杞柏啊，要不是您让我到陈笃生医

院干活，我的尸骨不知落到那里去了！”

陈杞柏连忙把她扶住：“哎呀，你，这点小事……”

陈嘉庚：“阿财母，已经让你吃苦了。阿财要是消息……”

阿财母恳切地：“那算什么苦。什么活我都能干。”她转向陈杞柏：“有句话，我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陈杞柏：“咱们是乡亲呀。”

阿财母：“听说保赤官要办学堂，新加坡的唐人子弟以后不会象我当睁眼瞎了。让我伺候他们吧。我要为学堂出一些力，流一些汗！”

陈嘉庚浮想联翩的神情，心声：“集美也该有一所学堂呀！”

17

新加坡顺安米店，白天。

陈嘉庚和陈杞柏走进顺安米店。

一位三十余岁，身着沙笼，丰姿绰约的少妇笑吟吟地迎上前采。她就是陈嘉庚的庶母苏氏。

苏氏笑容可鞠地：“嘉庚，我正等着你哩。”

陈嘉庚：“什么事？”

苏氏：“明天跑马埔要赛马，我们也去下赌注吧，要是中了马票，你也发财了。”

陈嘉庚：“我没有钱。”

苏氏：“你这个月的薪水今天该领了。”

陈嘉庚严肃地：“阿婶，这赛马就是赌博呀，钱怎能总是用去赌

博？”

苏氏怔了一下，又汕笑道：“是了是了，我都忘记了，你是个孝子呀，薪水当然要寄给你阿母。”

陈嘉庚笑了起来：“阿婶，你太不了解我阿母了。我阿爸给她寄的钱，她已经够用了。”

伙计拿来一叠钞票，双手递给陈嘉庚：“这是你这个月的薪水。”

陈嘉庚接过来，塞进陈杞柏的口袋。

陈杞柏：“你一直不存钱，这是你应该得的……”

陈嘉庚摇摇头，又笑了笑：“不过，阿爸，我有一个请求……”

叙事人明快的画外音：“牢记住母亲的嘱咐的陈嘉庚，出洋后耳濡目染，似乎明白了自己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。一八九四年冬，二十岁的陈嘉庚回乡完婚时，就出资二千银元，创办惕斋私塾。”

集美惕斋私塾。

陈嘉庚在私塾门口贴对联，两位对联是：

惕厉其躬谦冲其度，斋庄有敬宽裕有容。

春发其华秋结其实，行先乎孝艺裕乎文。

18

惕斋私塾里，白天。

一切如故。现在坐在书案前看书的是陈颖先生。书案上放着木戒尺、剑形的竹戒尺和笔、墨、砚、线装书。

学童们摇头晃脑地“念书歌”，有的念《百家姓》、有的念《千字文》……。

19

新加坡，顺安米店，白天。

顺安米店的金字招牌在日光下闪耀着，淡入字幕：一八九六年。

在顺安米店楼下。二十三岁的陈嘉庚专心致志地打着算盘，动作麻利。

画外和谐地交织着算盘声和动听的私塾朗读声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……。”

20

新加坡顺安米店，白天。

二楼的客厅里，摆着一张方桌。桌上苏氏的手在旋转骰子。桌子周围几个赌客眼睁睁、贪婪地望着骰子。

骰子刚停下，赌客们便爆发出一阵呐喊。

苏氏沮丧地：“手气不好！”

画外不和谐地交织着推牌九声和陈嘉庚打算盘的声音。

21

顺安米店楼梯旁，白天。

陈杞柏：“嘉庚，你小母跟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2 2

苏氏卧室里，白天。

苏氏把一张集美惕斋私塾的照片放在桌上。室内的空气顿时凝固了。

苏氏：“在乡下办个私塾，要花二千元？”

陈杞柏：“都二年前的事了，不要动肝火。”

苏氏：“我只希望有人把我当陈家的人看待。”

陈嘉庚：“阿婶，有话就直说嘛。我的帐目是清清楚楚的。”

陈杞柏：“办私塾的钱，有一半还是嘉庚成亲时节约下来的。”

陈嘉庚转身就要出门。

苏氏拦住他：“家里人坐在一起，聊聊家常嘛，我可没打算查你的账。”她满脸堆上笑容，“嘉庚，阿婶我近来手头很紧，再支给我二百元吧。”

陈嘉庚：“每月给您一百五十元，是阿爸说的。这个月的钱，你已经领了。”

苏氏不悦地：“现在咱们家各业利源畅通，每月房地产的收入就有两千元，我花一点钱，还要看你们的脸色？”

陈杞柏为难地：“何必呢？”

陈嘉庚诚恳地：“阿婶，我请你不要再赌博了，不该花的钱，一分也不能乱花。我们的钱是血汗钱呀。”

一组短镜头：

一辆辆牛车，在顺安米店门口停下来。从车上卸下来一袋袋大米。米袋上写着暹罗、安南、仰光等字样。

陈嘉庚盘点着一袋袋大米，不时插上一支标签。

陈嘉庚指挥店员把大米搬进仓库。他来回奔走，满头大汗。

画外演奏着欢快的南曲，叙事人：“陈嘉庚给顺安米店带来了活力。在他眼前，呈现了光辉灿烂的前景。他，正在扬帆奋进。”

集美后尾角祖厝，白天。

灵堂里，烛泪低垂，白幛半卷，火盆里飘忽着火焰，落灰随风飘散。淡入字幕：一八九七年，瘟疫夺去了孙氏的生命。

孙氏的灵柩置于祭桌的后端，桌前身着孝服的族亲们抽泣着。

二十余岁的陈嘉庚德配夫人张宝果带着四岁的儿子陈厥福，伏在灵柩上痛哭不止。

族亲们把他们拉开。

张宝果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又抽抽搭搭地哭着。

陈厥福天真地：“阿母，阿爸怎么不来哭奶奶？”

张宝果：“你阿爸太忙了，顺安米店现在都落在他身上。”

在灵柩的另一边，九岁的陈敬贤也在痛哭。他脑袋在灵柩上乱撞。